

民国名刊简金

寒水悲风

◎《太白》散文随笔选萃

杨燕丽 选编

动一山春色”。

国文坛，大师辈出，
成就了一批争奇
异的文学名刊——

《小说月报》、《语丝》、
《现代》、《文饭小品》、
《太白》、《杂文（质文）》、
《论语》、《人间世》、
《逸经》、《鲁迅风》、
《万象》、《野草》……

天津人民出版社
TIANJIN RENMIN CHUBANSHE

I266.51
1:4

83790

民国名刊简金

寒 水 悲 风

——《太白》散文随笔选萃

杨燕丽 选编

天津人民出版社

谨 启

本丛书所选民国时期文章,距今时间既久,又涉及作者众多。人世沧桑,我们很难与这些作者一一取得联系,故恳请书中收有其文章的原作者与本社文史编辑室联系。至为感荷。

寒 水 逸 风

——《太白》散文随笔选萃

杨燕丽 选编

*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张自忠路189号)

天津新华印刷三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0.5印张 200千字

1998年2月第1版 1998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100

ISBN 7-201-03024-8

I·137 定 价:14.60元

太白

第一卷 第九號



上海生活書店發行

《太白》封面之一

太白

期二第 卷二第



發行店 書 活 生 海 上

《太白》封面之一

序

舒 芜

文学期刊的出现，是文学传播上的大事，也是整个文学史上的大事。先前，诗文写成，达到读者，只靠口耳传诵，笔墨传抄，既慢又贵且零散；从而，作家作品与读者的关系，作者与作者、作品与作品的关系，文学与其社会人生背景的关系，文学与其社会人生效果的关系，等等，都是松散的，迟缓的，辽远的，朦胧不明的，难以预计的。即使在名山胜景、邮亭驿馆的壁上题写，在盛会雅集沙龙中吟诵，影响可以扩大一点，经久一点，究竟也很有限。印刷术虽是中国四大发明之一，其用于文学作品，长时期只是为前代作家或自己晚年才刻成集子，慢慢送人，不用于随时写成的单篇文字，除了进学中举点翰林时的刊文之外。而自清末始有文学期刊、民国20年代始有新文学期刊以来，情形大为不同了。一篇之出，短则以周计，长亦不过以年计，可以克期印成千万份，与千万读者相见。而且，还有别的作者，少则数人，多则数十人，以同一体裁品种或不同体裁品种的作品，同时在一本期刊上与读者相见。并且这不是“一次性行为”，而是一段时期内总有某个期刊杂志在那里定期出版，作者甚至可以每期都有作品在那上面与读者相见，读者也可以期待着常在那上面见到哪些作者哪些作品。这样，作者就会相当明确地知道他的作品是写给哪一类读者看，大致有

多少读者，知道读者大致会怎样接受，欢迎不欢迎，考虑要不要适应读者，或是引导读者，或是改造读者，或是有意与读者为敌；也大致知道自己在这上面将与哪些作者哪些作品为伍，考虑要不要适应他们，或是我行我素，或是有意立异，或是委而去之。有了文学期刊，所谓“文坛”的“坛”才有了实物，“坛”就是主要由期刊组成的。新文学对旧文学的迅速胜利，就表现在新文学期刊在全国雨后春笋般地出现，占领了期刊就是占领了文坛。新文学运动以来，认真努力作旧体诗文的人一直未绝，仍自有其师承流派，也有成就颇高的；然而，他们没有什么期刊，偶有几个也势孤力薄，不成气候，所以他们没有一个“坛”，就显得溃不成军了。有了文学期刊所组成的文坛，而后才可能有职业半职业作家。每种文学期刊有一个主编或编辑部，在作品的催生、接生，促进、促退，安排、协调，组织、引导等等方面起着很大作用，在作者与读者的联系中起着很大作用，在作者与文学市场的联系中起着很大作用，这一角色是先前的文学史上所没有的，他给文学史带来许多全新的东西。大家知道，如果没有《晨报副刊》，没有“开心话”这一栏的设立，没有孙伏园，没有孙伏园与鲁迅的关系，没有孙伏园善于笑嘻嘻地催稿，就不会有《阿Q正传》，或者不会在那个时间写出来，或者不会是现在这个题目这个样子。《阿Q正传》如果是在没有文学期刊之前写出来的，即使能达到“洛阳纸贵”的轰动效应，也不会一段一段陆续发表的时候，有许多人危惧不安，恐怕以后要骂到自己头上，从而对作者为谁作种种猜测，多方打听，先是到处说《阿Q正传》处处在骂他、后来又逢人便声明不是骂他这些戏剧效果。甚至，孙伏园如果不是离开北京一段时间，《阿Q正传》就会比现在长些，阿Q被枪决就会迟些。

研究晚清以来的文学史，特别是研究新文学运动以来的新文学史，当然要研究各种别集、总集、长篇专著，但单是这样还不够，还必须研究各种文学期刊（以及有文学作品的综合性期刊）。一个文学期刊，往往大致上体现一个流派、一种主张、一种倾向；即使不是同人刊物，而是商业性刊物，也仍然有一个大致共同的倾向。从期刊上，才较易于看清作品的“语境”，作品中未明言的所指，作家之间的关系，作家作品在当时的地位、作用、影响的比较和受读者重视欢迎的程度的比较。从期刊上，才较易于看清文学流派倾向的全貌，看清一个个文学流派倾向如何以其全部作品而不仅是代表作家代表作品在起作用。从期刊上，才较易于看清一个文学论争（也有些不纯是文学范围上论争）的全貌，看清论争的起因、发展、结局，看清论争各方的是非得失。鲁迅斥梁实秋为“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近十多二十年来，时常被举为鲁迅如何“尖刻”如何“不宽容”的例子。只有研究了当时的有关期刊，才看到其实是梁实秋首先把“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这么一个文艺理论上的问题，引到“在电灯杆子上写‘武装保卫苏联’”的问题，引到“到××党去领卢布”的问题，给论敌扣上一顶当时千真万确会招来杀身之祸的红帽子，这才看得出“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之词实在还是很宽厚的，这是近来逐渐有人弄清楚的了。

新文学运动以来，可以肯定地说，散文的成就在小说诗歌之上；鲁迅、周作人两个高峰的创作成就主要都在散文方面，就是证据。要研究新文学的散文方面的历史，尤其要研究文学期刊。除了上述理由之外，特别还因为，散文多是短篇小幅，无论是再现现实，还是表现自我；是针砭时弊，还是抒写性灵，多是一片一面，一花一叶，所以更需要从文学期刊上来研究，才能够把每一篇散文作品放在其具体“语

境”中，同一流派倾向中，不同流派倾向的竞争中来理解。

新文学中的新散文，滥觞于《新青年》的“随感录”。《新青年》不是文学期刊，后来它一分为三：后期《新青年》继承了前期的政论而外，《小说月报》继承了它的文学方面；《语丝》继承了它的社会文化批判方面。《小说月报》原是鸳鸯蝴蝶派的阵地，是商业性的文学期刊，商务印书馆不能不任命沈雁冰（茅盾）出来接任该刊主编，是鸳鸯蝴蝶派失去了读者失去了市场的反映；沈雁冰接编后把它彻底改造为文学研究会的阵地，则是新文学的一大胜利。《小说月报》以小说和文学理论为主，其所载的散文随笔，常常带着小说的印迹，是后来的社会速写报告文学的先声，代表散文的一个重要方面。《语丝》则是第一个散文刊物，其主要人物是鲁迅、周作人兄弟，其共同点是充分发扬主体性，任意而谈，批判旧的，催促新的，嬉笑怒骂，皆成文章。后来周氏兄弟分道扬镳，周作人从“我思故我在”的立场，坚持思想自由、个性自主，在其领导或影响下，出现了《论语》、《人间世》、《逸经》、《文饭小品》等散文随笔刊物，被论者称为“闲适派”。鲁迅则从“我在故我思”的立场，坚持面向人生，解剖黑暗，在其领导或影响下，出现了《太白》、《杂文》、《鲁迅风》、《野草》等杂文小品刊物，被论者称为“战斗派”。这两个称呼未必十分贴切准确，但大致可以说，二者正好分别代表《语丝》的一面，是《语丝》的一分为二。二者曾经尖锐对立，今天从文学史的宏观上看，又未尝不可以说是合二而一，共同发扬了《语丝》所开创的光辉传统。此外还有比较中间比较兼容并蓄的《现代》和《万象》，二者不纯是散文刊物，而所载散文亦有相当分量，很值得注意和研究。

上面说的《新青年》之后的十种新文学期刊上的散文，

大致包括了新文学史上民国时期的主要散文。现在按期刊分别选集，较常见的名家名作，也与同一期刊上较不常见的作家的优秀之作选在一起，这样就接近于以期刊为载体的散文发展史的“原生形态”，带露沾泥，生香活色，读起来与读作家专集或他种选集不同，那些多少有些折枝花的味道。对于爱好散文的读者和研究散文的研究者来说，这是我们敢于说这套选本有他种选本所不能代替的价值的理由。

一九九七年十月二十七日，舒芜序于碧空楼。

前言

在新世纪即将来临之际，蓦然回首 20 世纪中国现代文学，在几度辉煌中，30 年代散文显得分外夺目。

毋庸置疑，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已铸定了这样的事实：一、30 年代散文创作的成熟之速，为其他文学体裁所不及；二、这一时期产生了一大批脍炙人口的名篇，它们不仅影响广泛，也传之久远；三、作品的风格各异，流派纷呈，蔚为大观，显一时之盛；四、成熟了如鲁迅、周作人、郁达夫、朱自清等一代大师级散文作家，仅此一点，此后数十年即无法比肩。

与上述情况相辅相成的是散文刊物的涌现，专门刊载散文的刊物首先产生于这一时期，也繁荣于这一时期，以至于 1934 年竟被称作“小品杂志年”。散文小品半月刊《太白》，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应运而生的。

《太白》，1934 年 9 月 20 日创刊，陈望道主编，叶绍钧、郁达夫、朱自清、郑振铎、黎烈文、傅东华、徐懋庸、徐调孚、艾寒松、陈望道为编委，艾芜、巴金、冰心等 68 人为特约撰稿人，上海生活书店出版。1935 年 9 月 5 日出版第 2 卷第 12 期后终刊，共出版 24 期。

《太白》的问世，是 30 年代散文繁荣的产物，也是左翼作家为“五四”新文学传统能够在散文领域得以继承和发扬

的产物，更是他们为端正散文发展方向而斗争的产物。

发端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中国现代文学，首当其冲的实绩是诗歌和小说，在开创新纪元的意义上，现代散文相对置后。但是，就创作的发展而言，散文创作后来居上，因此许多身历其中的作家才有如下定评。鲁迅指出：“到五四运动的时候，才又来了一个展开，散文小品的成功，几乎在小说戏曲和诗歌之上。”林语堂说：“十四年来中国现代文学唯一之成功，小品之成功也。”朱自清对现代散文的成就作了这样的总结：“就散文论散文，这三四年的发展，确是绚烂极了：有种种的样式，种种的流派，表现着，批评着，解释着人生的各面，迁流曼衍，日新月异：有中国名士风，有外国绅士风，有隐士，有叛徒，在思想上是如此。或描写，或讽刺，或委曲，或缜密，或劲健，或绮丽，或洗炼，或流动，或含蓄，在表现上是如此。”诸如此类的历史观照与概括，不仅充分估价了现代散文创作的成就，也在总体上肯定了散文创作的主体与前景。

但是，1927年“四·一二”事变以后，以及此后不久兴起的左翼文艺运动，促使文学阵营的重新组合，也造成了文学创作思想上和艺术上的分野。在左翼文艺蓬勃发展的同时，一部分作家既不愿与当局同流合污，又不敢追随左翼文艺冒政治风险，企图拉开与现实社会的距离，去享受文字的娱乐与趣味。这种倾向在散文创作上的集中反映，就是《论语》杂志的创刊和论语派的形成。所谓“论语派”，就是以林语堂为代表，以《论语》、《人间世》、《宇宙风》等杂志为阵地的闲适散文派。在政治上，他们声称“不附合权贵”、“不反革命”，却也抵触左翼，嘲弄右翼。在思想倾向和艺术风格上，他们主张“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调”。在文学传统上，他们无视“五四”新文学的划时代意义和光荣传

统，而将明代性灵派散文抬到新散文之祖的地位。

以鲁迅为代表的左翼作家，敏锐地察觉到闲适派散文的危害。在鲁迅看来，现代散文小品的成功，原本是萌芽于“文学革命”以至于“思想革命”的，这是它极其宝贵的传统。在传统的继承上，“以后的路，本来是更分明的挣扎和战斗。”但是，闲适派散文既割断了传统，又干扰了散文小品的健康发展。鲁迅还认为，国民党统治的30年代，是风沙扑面、虎狼成群的时代，中国的许多地区，还处在洪水盈野、炸弹满空的灾区和战区。时代显然迫切地需要“能和读者一同杀出一条生存的血路的东西”。而闲适派散文则如隐士处世，“泰山崩，黄河溢，隐士们目不见，耳不闻”，却大谈“闲适”和“自我”，这便无异于精神麻醉。《太白》是有着鲜明的针对性的，它的主编陈望道后来回忆说，《太白》创刊之初，原有同当时风行的《论语》、《人间世》唱对台戏的意思。

在具有鲜明的战斗性的同时，《太白》吸取了左翼文艺界在20年代末期“左”的教训，十分注重思想文化斗争中的策略性。事实上，《太白》是“左联”的外围刊物，主编陈望道是中国共产党秘密党员。然而，《太白》所呈现的面貌，却有别于《萌芽》、《拓荒者》、《前哨》等“左联”的前期刊物。在刊物的命名上，《太白》则较为隐晦。其实，太白就是拂晓之前出现于东方天空的金星，即启明星。刊物以此为名，暗示要为驱除黑暗、迎接曙光而努力。在编委的列名上，也作了精心安排。例如鲁迅就参加过编务的商讨，从内容到形式，从栏目到文章，都给予指导，却不公开在编委中列名。凡此种种，目的在于竭力淡化它的政治色彩，避免重蹈《萌芽》等刊物被国民党当局扼杀的覆辙。一个严峻的事实是，《太白》始终处在险恶的政治环境中。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太白》肩负起继承“五四”散文传统的责任，提倡有不平，有讽刺，有攻击，有破坏，并能反映现实生活，揭露社会矛盾，针砭丑恶时弊的战斗的小品文，呈现出与“论语派”散文截然不同的风貌。《太白》的上述特点，分别体现在它所设置的栏目之中。

“速写”是反映《太白》鲜明个性的栏目，发表于这个栏目中的文章，笔触深入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用素描形式勾勒当时的世态世象。这在同时的散文刊物中几乎是绝无仅有的。这些文章的特点是：一、迅速和及时，因而能够紧贴时代脉搏；二、简练和形象，无论状物、叙事还是写人，虽寥寥几笔，却形象逼真；三、孕育和催生了一种新的文体——报告文学。速写是报告文学的雏型，对它的成长和成熟，《太白》功不可没。

“短论”和“漫谈”两个栏目，是发表议论性散文的阵地，所不同的是：一、“短论”的取材，执著于切近和当前，“漫谈”则古今中外；二、“短论”精炼却尖锐、犀利，常常伴随着论争，“漫谈”注重的是思想的价值、文化的底蕴；三、在文体上，“短论”是《新青年》杂志中“随感录”的继续，“漫谈”是鲁迅后期杂文的追随和发扬。

“科学小品”是《太白》有别于同时代刊物的最显著的品类，它的文体虽然不是《太白》的创新，而以专栏面世，《太白》堪居首功。《太白》提倡科学小品，依然是对“五四”精神的继承，虽不乏普及科学常识之意，其旨在于科学精神的倡导和培养、启蒙主义的社会责任感显而易见。

“读书记”、“风俗志”、“杂考”三个栏目，明显带有同时代文史刊物的特点，所载多为学者散文。有所不同的是，《太白》目的不在于“治学”，而是服务于活的人生。“读书记”是将故纸堆中于人生具有积极意义的东西，展示给民

间；“风俗志”是逆向的，它取材于民间，以软性的文字出之，又不乏文化意义上的提炼。这类小品文的另一个意义，还在于向读书界证明，在研究考证与小品创作的结合上，还有更积极的方向、更正确的方法。

《太白》团结的作者是广泛的，许多新老作家对《太白》的支持也是坚实的。在老一辈作家中，对《太白》支持最力的有鲁迅、茅盾、叶圣陶、郁达夫、朱自清、巴金、夏丏尊、许地山、阿英等，文坛新人有艾芜、吴组缃、唐弢、黎烈文、聂绀弩、徐懋庸、曹聚仁等。由于《太白》题材广泛，内容丰富，它还团结了一大批文坛以外的作者，其中以哲学家艾思奇和生物学家周建人、蔡希陶等最为著名。在新人的培养方面，顾均正、刘黄宇、贾祖璋等后来走上科普创作之路，《太白》的扶植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

30年代是鲁迅杂文创作的高峰期，他不仅对《太白》的编辑给予切实的指导，也以炉火纯青的杂文支持《太白》。鲁迅后期不少的杂文名篇，是《太白》最先刊载的，其中有《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运命》、《书的还魂和赶造》、《论俗人须避雅人》、《“京派”和“海派”》、《论毛笔之类》等，共达十余篇之多。这些杂文均署公汗、长庚、旅隼、且介、黄棘等化名，却无一篇署名鲁迅。

追随鲁迅在《太白》上发表杂文的还有唐弢、徐懋庸、聂绀弩、陈子展等散文新秀。唐弢的杂文，刻意效仿鲁迅，几能乱真。《太白》创刊后他投稿最勤，尤其在第二卷中，几乎每期一篇。《太白》是唐弢成长为杂文家的苗圃之一。徐懋庸的杂文，鲁迅早有定评，30年代前期，他有两本杂文集出版，有些篇章，最初发表的刊物就是《太白》。聂绀弩是继鲁迅之后，杂文史上最重要的作家之一，《太白》时期，他以“耳耶”笔名，在“短论”、“漫谈”、“读书记”、

△
前

言

▽

各栏驰骋，凡有所作，无不深怀忧患，文笔凝重。

阿英、曹聚仁、周木斋等，都是学者型的散文作家，他们思想新，且文史功底深厚，由此而流于笔端的散文，或是学术随笔，或是谈古论今、以古讽今的小品佳作。以这类作品支持《太白》最力的是曹聚仁。曹聚仁这时为《太白》撰文，正值他编辑的两个刊物的间隙。1931年他曾主编《涛声》，受到过鲁迅的好评。1935年，他又与徐懋庸一起编辑《芒种》。这两种刊物，无论在思想倾向上，还是在所载文章的体裁上，堪称《太白》的姊妹刊物。只是由于曹聚仁文史专长，而使这两种刊物多了一些“学究气”。

艾思奇、蔡希陶、顾均正、刘薰宇、贾祖璋等是《太白》中“科学小品”的专栏作者。毫不夸张地说，《太白》上的科学小品，决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科学常识的普及和一般意义上的科学与文学的结合，其中有些篇章，以极其具象的描述，甚至揭示了相对论、生态平衡等极抽象的基础理论。在科学小品的创作领域，《太白》是一座高峰。

唐弢先生曾评价说：“《太白》以每期五六十页薄薄的版面，做到绚丽而不浮华，多样而不杂乱，朴素而不呆板，扎扎实实地为文化界引进了一些新的因素，我以为，即使在今天，也是一个值得追念和推崇的范例。”

杨燕丽

1997年8月

目 录

前 言

新 随 感 录

(3)	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	鲁 迅
(4)	不知肉味和不知水味	鲁 迅
(6)	运命	鲁 迅
(8)	“京派”和“海派”	鲁 迅
(11)	论毛笔之类	鲁 迅
(13)	历史和历史	郭沫若
(14)	阮玲玉的死	夏丏尊
(17)	明年又是什么年呢?	陈望道
(19)	一九三五——六	夏振黄
(22)	大水中	曹聚仁
(25)	择配救济	任白戈
(27)	谈治丧	朱 今
(30)	谈梦	吴组湘
(34)	哲学家风度	羊 枣
(36)	颂朽	周木斋
(38)	看到想到	唐 弢
(40)	我们的孩子	唐 弢
(42)	“读史”偶感	一 知
(44)	谈杂文	聂绀弩

—△
目
录
▽